

文獻

Wenxian 19

文 献

第 十 九 辑

北 京 图 书 馆

《文献》丛刊编辑部编



书目文献出版社

一九八四年三月

2RS8/27 12

文 献

第 十 九 辑

书目文献出版社
(北京文津街七号)

秦皇岛市第二印刷厂排版
北京市大白楼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850×1168毫米 1/32开本 8.5印张 200千字

1985年2月北京第1版 1985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9,100册

统一书号: 17201·47

定价: 1.30元

目 录

《天问》文体的比较研究·····	肖 兵 (1)
关于阮籍的四言《咏怀诗》十三首·····	刘文忠 (34)
史达祖事迹略考·····	吕 艺 (42)
论《石头记》已卯本和庚辰本 (上)	
——兼评冯其庸《论庚辰本》·····	王毓林 (51)
《板桥集》五家评·····	卞孝萱 吴岭梅辑 (75)
《宋史·兵志》误述辨正·····	顾吉辰 (90)
《隐峰野史别录》叙录·····	刘昌润 (105)
北图所藏蒙文珍本崇德三年《军律》·····	申晓亭 (111)
清代缙绅录略考·····	张英宇 (116)
清代修志与文字狱·····	傅贵九 (125)
· 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 ·	
记著名的古文字学家于省吾教授·····	王中明 (132)
西谛先生与书目工作·····	陈福康 (142)
《贩书偶记》的作者孙殿起·····	赵明奇 (157)
陈后山集版本源流考·····	徐小蛮 (168)
孙诒让诗文遗稿补辑 (上) ·····	孙延钊辑 张宪文整理 (179)
《嘉兴藏》整理记·····	杨玉良 刑顺岭 (200)
翁同龢书跋·····	北京图书馆 善本组辑 (217)
· 北京图书馆藏石刻叙录 (十二) ·····	北京图书馆 金石组 (239)
· 中国古文献学研究 ·	
中国历史上的纪年 (下) ·····	刘乃和 (246)
· 建议 ·	
加强对外文善本的收集、整理和研究工作·····	费毓龙 (264)

• 补白 •

青苗：最完善的顾亭林诗集注本（33） 吴景熙：读《曲园遗诗》（89） 雷梦水：“四经四史之斋”与“十钟山房”（104）
鸿雁：我国最古老的乐谱（115） 官桂铨：杨本《天工开物》是建阳版（167） 崧：文献学书录（178） 龙楚：光绪年间香港儿童教科书（245） 翟慕昕 杨海儒：蒲松龄的佚著《药崇书》将由《文献》杂志发表（267） 本刊启事（268）

《天问》文体的比较研究

萧 兵

《天问》采用以四言为基础的问句体，是渊源有自的。先秦思想界的著作里即有此例。专家多喜引《庄子·天运篇》和《天问》做比较。

《天问》

天何所沓？十二焉分？

日月安属？列星安陈？

……

簸号起雨，何以兴之？

撰体胁鹿，何以膺之？

……

伯强何处？

惠气安在？

《天运》

天其运乎？地其处乎？

日月其争于所乎？

……

云者为雨乎？

雨者为云乎？

……

风起北方，一西一东，

在上彷徨，孰嘘吸是？

廖平就说：“《天问》首一段与《庄子·天运》全同。”（刻本《天运》误为《天问》）何天行也说：“如《庄子·天运篇》所问……与《天问》篇同一目的，而且句法和意义也大抵相同。”郭沫若也说：“关于天体的探问，在屈原时代是一个相当普遍的问题。《庄子》的《天运篇》一开头就这样问过……。”①

谭介甫先生甚至说：“疑《天问》本作《天运》，据音韵学，‘问’和‘运’皆在同一‘痕’部，自可通假为用。《庄子》有

《天运》篇，共分七章，首末二章言天地现象的变化，中间五章皆言人事，其取义颇和《天问》相同。”②

但是《庄子》问得肤浅诡谲，《天问》却严肃深沉；《庄子》有巫咸的代答，《天问》并无答案。而且《庄子》全书用这种句法很少。先秦诸子爱用的问答体也不能用来全面解释《天问》的纯问式。当然还可以举出〔汉〕王充《论衡》的一些片断来做比较。

《谈天》

且夫天者，气邪体也？
如气乎，云烟无异，
安得柱而折之？

《自然》

自然焉在？
无为何居？

《谢短》

门户井灶，何立？
社稷、先农、灵星，何祠？
岁终逐疫，何驱？……
造车舆，何工？
生马，何地？
作书，何人？

《天问》

八柱何当？东南何亏？
康回冯怒，
地何故以东南倾？

遂古之初，谁传道之？
上下未形，何由考之？

厥萌在初，何所亿焉？
璜台十成，谁所极焉？
登立为帝，孰道尚之？
女娲有体，孰制匠之？

（注：本节为创造神话）

然而这些都只是断片，不够典型和普遍（《论衡》的某些句法可能受《天问》影响）。还可以从诸子作品找出来一些章节，指出其与《楚辞》句式的惊人相似之处。但这除了说明先秦思想家对人生的观察、对谣俗的引证、对章句的应用的某些一致性之外（个别的还造成所谓“屈赋”的疑窦），很难证实它们与《天问》在文化史上有共同的渊源。

《老子》

俗人昭昭，我独昏昏。

鸢（俗）〔人〕察察，
我独闷闷。忽呵其
若〔海〕，望（恍）
呵其若无所止。

〔众人皆有以，我独
顽〕以俚。

吾欲独异于人，而
贵食母。③

《孟子·不苟》

故新浴者振其衣，
新沐者弹其冠也。
人之情也，
其谁能以己之漙漙
受人之掇掇者哉？

《楚辞·渔父》

举世皆浊，我独清；
众人皆醉，我独醒。

吾闻之：

新沐者必弹冠，
新浴者必振衣。
安能以身之察察，
受物之汶汶者乎？

先秦哲学著作乃至某些彝器刻铭每见采用四言韵语者，是因为去古未远，歌谣谚语式的韵文在民间和官方文献里力量还相当强大，而文体的划分还不很严格；而史官又多由巫祝转变而来，《楚辞》涉及的灵巫灵修（甚至屈子之字“灵均”）灵保和莫敖等并与教职有关④，巫语祝辞本多协韵，相沿成习，积重难返，便是战国时代的史传和子书也常常穿插韵语。刘师培《论文杂记》云：

盖古人作诗，循天籁之自然，有音无字，故起源亦甚古。……谣谚之作，先于诗歌。……厥后诗歌之继兴，始著文字于竹帛。然当此之时，歌谣而外，复有史篇，大抵皆为韵语。言志者为诗，记事者为史篇。

就多少接触到这一点。另一点是著作家对于传统和民间形式的自觉借鉴，以便吟咏、诵读、传播和记忆。章太炎先生《廛书·订文·正名杂义》说：“盖古者文字未兴，口耳之传，渐则亡失，缀以韵文，而易记忆。意者苍、沮以前，亦直有史诗而已。”

艰深的哲理，奥妙的文思，隐晦的教义，如果要广被四方、普及群众，那就既必须尽可能采用口碑流传的俗谚民谣，还要尽力量采

取为社会所喜闻乐见的形式。先秦学术界人士深明此理，所以他们的著作里常出现义理和词章都“趋同”的、以四言韵语为代表的片断（荀子的《成相》虽非四言，却是众所周知的宣传性韵语）。老子就借用了不少谣谚俗语，《道德经》基本上是四言哲理诗。前引《帛书老子》可证。又如“其政闷闷，其人醇醇；其政察察，其人缺缺”；“政复为奇，善复为妖”也很像谚语。《荀子·赋篇·小歌》有：“以盲为明，以聋为聪，以危为安，以吉为凶。呜呼上天，曷维其同！”也像这一类的四言俗谚（案《战国策·楚策》及《韩诗外传》卷四引有异文，未有《诗》曰：“上天甚神，无自瘵也！”）。这不但颇像《诗三百》，而且令人想起《九章·怀沙》的“玄文处幽兮，朦瞍谓之不章；离娄微睇兮，瞽以为无明”。

“言之无文，行而不远。”（《左传》襄二十五年引仲尼语）所谓“文”往往有所整治和修饰，有的还押上韵，讲究整齐和简洁。特别是那些宣传主张、希望传播的文字，要求雕饰。《史记集解》引〔汉〕刘向《别录》曰：

“诘衷修诘衍之文，饰若雕镂龙文，故曰雕龙。”

《天问》是充满宇宙玄理、宣传作者世界观的文学兼哲学作品，尤其需要字斟句酌，雕镂提炼，使之声华并茂，文采辉煌。〔清〕阮元的《文言说》把这一点说得比较清楚：

古人无笔砚纸墨之便，往往铸金刻石，始传久远；其著之简策，亦有漆书刀削之劳，非如今人下笔千言，言事甚易也。……是必寡其词，协其音，以文其言，使人易于记诵，无能增减，且无方言俗语杂于其间，始能达意，始能行远。此孔子于《易》所以著《文言》之篇也。古人歌、诗、箴、铭、谚语，凡有韵之文，皆此道也。

“四言体”最初是民间的创造，大量的风诗就是明证。它简炼，齐整，流利，响亮，可歌可泣，可叹可咏，非常符合中国古代语词单音节为主的特征。整个四言体的统治要达千年以上。战

国中后期，社会经济政治变化愈形剧烈，各国各族之间的交往、混血、文化交流更趋频繁，学术文化日益繁昌，人们对事物的认识、对文化的要求渐臻复杂，过分苟简的四言体已不能符合社会和艺术本身发展的需要，逐渐变得束缚思想，限制创造，妨碍审美，以楚歌、《楚辞》和荀赋为代表的，以“三顿”“六言”为基础的新文体、新格律于是应运而生，风靡一时。屈原的《橘颂》、《招魂》、《天问》虽然依旧璀璨辉煌，但那已是衔山的夕阳，甚至是回光返照了。汉魏以还，尽管还有一些文人骚客为这一蹶不振的“豆腐干”体招魂续魄，其中果然也不乏至今还为人口传诵的优秀之作（尤其是在某些特殊的文体如颂、谚、诔、铭和小赋里四言还有些势力）；但是从整个看，作为诗体它是走向死亡，一去不返矣，只好让五七言盘踞诗坛，称雄千古。现代人也极少为四言体的衰败伤心落泪，浪掷精力。然而“四言”却在我国的成语和民谚里得到永生，用它严谨对称的结构，整齐和谐的声律，简洁典雅的风致，证实着它作为“长寿语言”的生命和魅力。

“四言”确实是《楚辞》以前诗歌主要的体裁，但是诸子除《道德经》五千言外，用“四言”的并不很多，语录式的问答以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为代表者也间或可见，但是四言压韵的“问句体”却极稀少。所以先秦子书并不能解决《天问》文体来源的问题。

那么，《天问》的问句体到底来自何方呢？锺敬文先生提出了一个新颖的看法：

这个问题，我在抗日战争时期曾经思考过。我想这恐怕是与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有关。少数民族的民歌就有这种一问一答式的（汉族某些地区也有这样形式的诗歌，但不太普遍，并且也可能是受少数民族影响的结果），问的内容很广泛，从天文、地理到神话传说都有。它好像是宗教仪式上用的，后来用途扩大了。战国时代，长江以南的楚国原是少数民族住居的地区。汉族进来以后，他们有的同化，有的逐渐往

深山里迁徙。屈原用的正是少数民族民间诗歌的传统形式。不过他取那形式的前半（发问部分）罢了。⑤

鍾先生还曾引用梁启超先生《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》里的一句话：“《九歌》、《天问》等篇，盖犹胚胎时代之遗响焉。南人开化，后于北人，进化之迹，历历可征也。”认为：“这似乎是过去文学史上的一种惯例：越接近远古社会的作家的作品，往往就跟人民的固有文学艺术和风俗、习尚的关联比较严密。”⑥已在理论上表露了他对《天问》渊源的看法。

案：顾颉刚先生也说过：“《天问》是一首对故事发问的歌，一共提出了一百七十二个问题。因为它开始问的是天，所以称为《天问》。按近代民间歌谣里有一种叫做‘对山歌’的，两人对唱，一问一答，看来《天问》该是这类体裁，所以柳宗元便根据它提出的问题作了一篇《天对》。”（《〈庄子〉和〈楚辞〉中昆仑和蓬莱两个神话系统的融合》，《中华文史论丛》1979年第2辑，第47页）杨宪益《译余偶拾》也见及此。

有的外国学者也注意到了这一点。〔苏〕P. 伊茨说：“保存下来的屈原的作品，特别是《九歌》在形象性和情节结构方面，均与彝族和苗族的叙事诗相似。屈原的作品《天问》和阿西族的叙事诗《创世纪》（案即《阿细人的先基》）在诗歌开头与对话的结构〔上〕，最为相似。我们还要补充说，在一部十六世纪末作者邝露的作品《赤雅》中描叙广西的苗族时，写道：‘苗，自为一类，其女善为汉音，操楚歌。’”⑦

但是如果说仅仅借用少数民族歌谣问答体来写《天问》，那就未免有些狭隘。只是边疆兄弟文学的文艺保存原始艺术特色较多较好，对今天我们的研究启发推动更大而已。“此山是谁开？此树是谁栽？百川为什么归大海？高高的蓝天为什么不塌下来？”类似的问句体民歌难道还少吗？不过还是从较大量、较现成、较古老兄弟民族诗歌开始吧。

《苗族古歌·开天辟地篇》一开始就问：“哪个生最早？……”几乎全篇都是问答体。

《苗族古歌》

我们看古时，
哪个生最早？
哪个算最老？
他来把天开，
他来把地造……
才生下你我，
做活养老小？
……
天地刚生下，
相迭在一起，
哪个是好汉，
辟开天和地？①

《天问》

遂古之初，谁传道之？
……
圜则九重，孰营度之？
惟兹何功！孰初作之？
……
厥萌（民）在初，何所亿焉？
……
上下未形，何由考之？
……
女娲有体，孰制匠之？

田兵先生在《苗族古歌·前言》里介绍：“这部古歌还不仅是五言体的，而且几乎全是问答式的，象是巫师、理老、歌手或是当时认为德高望重的有学问的老人，遇到一起，互相盘问古事的‘盘歌’。……至今黔东南地区，五言体的诗歌，仍是民间最擅长的形式。另有一种象苗族通史似的说古歌，名为‘佳’或‘佳离’歌，译成汉语就是‘道’或‘道理’歌的意思。它揉合了苗族所有的神话、古歌和传说故事为一体，长达万行。”至少在用问句这一点上是与《天问》趋同、相应的。何况它们都是“传道”古事、盘问有关“宇宙”及由其所引起的人事纷争的因果关系的《古歌》。至于其内容相同之处更多（如天柱、射日、生民等等），本文主要从文化史角度讨论《天问》这种体裁、型式的源流，所以暂不涉及。

彝族民间史诗《梅葛》第一部《创世》第一章《开天辟地》，也用问句开端：“远古的时候没有天，远古的时候没有地。……哪个来造天？哪个来造地？”^⑧

它跟《天问》《苗族古歌》一样还有关于“量天地”的关目。

《梅葛》	《苗族古歌》	《天问》
五兄弟把天造好了， 四姊妹把地造好了。 …… 请什么来量天？ 请什么来量地？ (第5页)	天地已长大， 天地已长宽， 哪个是好汉， 来把天地量？ 量来又量去， 量的怎么样？ (第12页)	九天之际，安放安属？ 隅隈多有，谁知其数？ …… 东西南北，其修孰多？ 南北顺椭，其衍几何？

案：《山海经·海外东经》说帝命竖亥步东极至西极之数（参见《淮南子·地形训》等）。《拾遗记》说蛇身人面之神（或指伏羲）命大禹“量度天地”。纳西族史诗《创世纪》、拉祜族史诗《牡帕密帕》以及《阿细的先基》等都有量天地的话。元剧里二郎神说他曾经“折草量天地”，这要算是汉族民间故事里对探索宇宙秘密珍贵的遗迹了^⑨。《旧约·约伯记》里也有“是谁定地的尺度，是谁把准绳拉在其上”有关测量大地的古老内容。

彝族支系阿细人民间史诗《阿细的先基》也采用哥哥妹妹问答、唱和的体裁探索“造天地、造人”的宇宙和人类起源的问题：“最古的时候，没有天和地。那个时候啊！可有生天的，可有生地的？”^⑩

它与《天问》等内容近似者颇多，这里只举一两个例子。

《阿细的先基》

那个时候啊！
 有没有安太阳的？
 有没有安月亮的？
 有没有安星星的？

（第11页）

《天问》

日月安属？列星安
 陈？
 ……
 日安不到，烛龙何
 照？
 羲和之未扬，若华
 何光？

《庄子·天下》

神何由降？
 明何由出？
 《天运》
 天其运乎？
 地其处乎？
 日月其争于所乎？

云南洱源西山区白族的《打歌》（义类“踏歌”）也有有关《开天辟地》的问答。

《打歌·开天辟地》

谁来变天地？哪个来变天？
 ……
 天不满是哪一方？
 天不满是西南方。
 天不满用什么补？
 天不满用云补。
 ……
 地不满是哪一方？
 地不满是东北方。
 地不满用什么补？
 地不满用水补。②

《天问》

圜则九重，孰营度之？
 惟兹何功！孰初作之？
 ……
 西北辟启，何气通焉？
 ……
 女娲有体，孰制匠之？
 ……
 八柱何当？东南何亏？
 ……
 康回冯怒，
 地何故以东南倾？

这首长诗跟《苗族古歌》等一样，基本是“五言”句法。光未然先生很早就有汉文写定本②。以后袁家骅先生又做了精确的记录、翻译和研究。由于他是语音学和方言学专家，译文特别忠实、质朴，这里引用一段原文的逐字直译（省去国际音标）和意译。这是《开天辟地》章的开头，跟《天问》再像也没有了。

〔直译〕

别母亲女小你
世界上
天地不造倘
动物人类住不好
天地不有倘
动物造不好
……
天造什么年
地造什么年
如何天造的
如何地造的

〔意译〕

别人家的女儿呀，
无边世界里，
没有造天地，
哪能有生命？
没有天和地，
哪能造人类？
哪年造的天？
哪年造的地？
天是怎么造的？
地是怎么造的？^⑭

《天问》文体还可能跟某些民间谜语的构成有关。《文心雕龙·谐隐篇》说谜语由隐语转变而来，“或体目文字，或图象品物，纤巧以弄思，浅察以炫义”（于回先生已指出此与《诠赋篇》等所谓“写物图貌”意近^⑮，举例时却说“荀卿《蚕赋》，已兆其体”）。案《荀子·蚕赋》“占辞”颇用反问句：“五泰占之曰：此夫身女好而马首者与？屢化而不寿者与？善壮而拙老者与？有父母而无牝牡者与？”〔汉〕刘向《别录》也说《汉书·艺文志》所载《隐书》是“疑其言而相问，对者以虑思之”。《苏联大百科全书》谜语条也说：“谜语是对事物或现象所作的简短的寓意的描写，通常采取提问的形式。”但是汉族文籍或民间谜语采用问句体的却不很多见。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里的隐语、廋词、谜语却颇多采用问句。例如四川凉山彝族长诗《勒俄特衣》里滋尼施色盘问石尔俄特道：“下面大地上，三支不放的猎狗，三只不叫鸣的红脸鸡，三节不烧的木柴，三丈不织的花边，三两不弹的羊毛，三斤不吃的盐巴，这些是什么？铠盔头上戴，前后额两片，差一片的

是什么？铠盔身上穿，铠珠六千六百个，差一个的是什么？铠裤脚上穿，铠甲‘基玛’有两个，差一个的是什么？”（原作分行）^⑥在某种程度上就有点象《天问》的“焉有石林？何兽能言？”一类问语。所以，在外国人眼里，“它（《天问》）那185行诗歌都具有谜语一样难解的神话意味”^⑦，是不足为奇的。但是，这种谜一般的问题却能促人思索，催人作答，启人智慧。乌丙安先生说：“民间的谜语是民间表现智慧、测验智慧并培养智慧的一种口头艺术的特殊形式。”^⑧用于《天问》，也颇切合。

从少数民族哲理性、“创世式”诗歌，确实可以窥见《天问》文体的某种渊源。但是，说《天问》文体起源于西南少数民族诗歌目前证据还不足。至少还要注意中原官方和民间类似文体^⑨。

在中原，问答体或用问句为基础的文献记录可以追溯到殷墟甲骨刻辞。因为卜辞大部分是记录占卜时所贞问的占辞，也就是卜辞、贞辞，而记录占卜结果的卦辞（即答辞）较少，更少记录验证其是否灵验的验辞，所以卜辞多是问句。特别是所谓“对贞”之辞，这种问句形式表现得更加明显。

帝令雨足年？贞：帝令雨弗其足年？（《前》1.50.1）

☱辰卜，贞：帝其降我奠？贞：帝不我降奠？（《乙》7793）

我其祀宾，乍（则）帝降若；我勿祀宾，乍（则）帝降不若？

（《前》7.38.1）

“不若”（不顺，不喜），这种用法也见于《天问》：

帝降夷羿，革孽夏民；

胡射夫河伯，而妻彼雒嫫？

冯珧决决，封稀是射；

何献蒸肉之膏，而后帝不若？

殷商的骨卜和贞辞对《天问》是否有间接影响，已不可知。但《离骚》是写到楚人占卜方法与筮辞的。

索琼茅以筮蓍兮，命灵氛为余占之。

曰：两美其必合兮，孰信修而慕之？

思九州之博大兮，岂惟是其有女？

曰：勉远逝而无狐疑兮，孰求美而释女？

何所独无芳草兮，尔何怀乎故宇？

世幽昧以眩曜兮，孰云察余之善恶？

这里是一连串的问候。或说均假托灵氛之答辞，或说假设诗人与灵氛之对话。但这里包含卜者之问辞和“灵氛之吉占”，是可以肯定的。可见民间占筮之辞、祝语巫言可能暗施影响于《天问》，正如民间巫辞祭曲情歌曾成为屈原创作《九歌》的素材基础一样。

但是“索琼茅以筮簪”，不论是解释为“折竹”之卜，还是“茅占”“草占”，或是“索卜”（与所谓“八索”“绳卜”等有关），基本上都属于筮法系统，以草、木、绳、竹等为卦具，基础于“数的神秘”，与《周易》的“蓍占”或“卦卜”同体系，而与龟卜、骨卜异其趣。《周易》所保存下来的卦辞或筮辞都经过整理改编，用于占筮乃至言行的参考，已非原始面目，而保存当初的筮问之辞极少。这和殷虚卜辞完全不同。个别的如《晋》上九：“晋，其角？维用伐邑。厉，吉，无咎，贞吝？”厉本为凶而云吉，无咎而又贞吝，这多少有点象卜辞的“对贞”。但是从文化史角度看来，《周易》的经文对《天问》没有什么影响可言。

后世《周易》系统的一些占筮之辞也很少保存问语。它保存的一些事实和《天问》、《山海经》等有可以互相印证之处。最明显的是有关伯鲧治水和嫦娥奔月的记载，与经籍、正史里的事实、观点都有所歧异^②。这里仅举一例。

《易·连山》

（李淳风《乙巳占》引）

有冯羿者，得不死之药于西王母，羿妻姮娥窃以奔月，托身于月，是为蟾蜍。

《天问》

白蜺婴茀，胡为此堂？

安得夫良药，不能固臧？